

奇遇夏洛特街

(英) 丹尼·华莱士 Danny Wallace 著 刘昭远译

一部失落的相机，带来一段奇妙的情缘

电影《好好先生》原著作者丹尼·华莱士新作

甫一出版即售15国版权，电影版权已售

一个妙趣横生、温情励志的成长追爱故事

Charlotte Street

那些夜晚辗转反侧而归于沉静，那些爱情惊鸿一瞥而终至深远
“我就知道我认识你” “我也知道我认识你”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奇遇

夏洛特街

(英) 丹尼·华莱士 Danny Wallace 著 刘昭远 译

Charlotte Stree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遇夏洛特街 / (英)华莱士著; 刘昭远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11-3631-3

I. ①奇… II. ①华…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308269 号

Charlotte Street by Danny Wallace
Copyright: © Danny Wallace 201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nny Wallace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2-155

奇遇夏洛特街

Qiyu Xialuote Jie

[英] 丹尼·华莱士 著 刘昭远 译

特约监制 孙淑慧
特约编辑 钟 楼
责任编辑 舒晓利 李淑云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13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31-3
定 价 3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伦敦在你眼中，爱也在你眼中。

发现彼此情意的那一刻，幸运悄然降临。

那些清晨我们缱绻在床。

那些话儿想说却不能开口。

——《伦敦、幸运和爱情》

霍尔与奥兹二重唱

当一切美好逝去的时候，她也随之离开。

——霍维斯普·雷斯利

序章-*Before*

故事发生在一个星期二。

我以为电影中会出现爆炸声，可这一部里没有。

没有爆炸声，也没有拍击声、轰鸣声和断裂声。

只有瞬间飞过的玻璃片、历史课上划过的子弹，以及这子弹带来的寒意。

这一切本不该发生在周二，这时候应该是历史课，然后是艺术课，而不应该出现这种乱子。

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打了个寒战，但奇怪的是，即使是这样的一刻，我仍然注意到了天气。灰色面纱般的蒙蒙细雨落在被削尖的旧栏杆上，落在伤痕累累的小树上。

这一刻仿佛身在梦中，你见到一些事情发生，是一些不妙的、永远都不该发生的事。这让你感觉无比沉重，举步维艰。无论你怎么尝试着发出警告，那叫喊声都像是穿过迷雾，变得模糊难辨。

如果这真是做梦，情况本可以更好。

你会怎样称呼他？一个持枪歹徒？事情显得有些戏剧性，特别是在故事的开端。可他的确是个持枪歹徒。那儿，就在街道的另一头，他似乎对自己的第一枪颇为得意，他正给来复枪扣上扳机，填装子

弹，上膛，接着寻找目标。

持枪歹徒就会那样做。

“现在站起来，往前走。”

我的话平静、简短而迅速。

“就是现在。”

我突然到了房间的中央。我似乎能做些有益的事，但说真的，“我到底能做些什么呢？”我转过身再一次环视这间屋子，看到了他。

他在大笑，他的同伴也是。

“什么？去哪儿？”一个人问道。那人或许是兰吉特，又或许是某个留着我说不上名字的发型的家伙，就是那种被老师们称作超级苍蝇的发型。我本能地想挡在他的身前，想要保护他，就好像他仅仅因为刚才的提问就沦落为被攻击的目标。

“大厅。”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佳答案。我佯装镇定，时刻准备开战或是逃跑。“赶快站起来！”

“嘿……”另一个人出了声，“嘿……”我看着他们，从他们脸上我能看到和我一样的恐惧，他们试着搞明白自己究竟见到了什么，并理解所见的意味着什么。

“好的，就是现在，安娜……”

“先生……”

她颤抖的声音中透着恐惧，这恐惧迅速蔓延开来。

“快出去！”

他们开始移动，惊慌失措。消息很快传遍了校园。警察开着警车迅速赶来，带着枪支和警犬，还戴着头盔和护盾。孩子们渐渐回过了神，紧靠着窗子，透过百叶窗向外窥看。大约有八九个警察在哈尔玛玫瑰屋的楼梯井处铺开防线。其他人则紧张地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出口，指望我们的狙击手做些什么。

当警察把他拖出来的时候，孩子们开始鼓掌。而掌声也是事件平息的开端。他们为冲锋队员鼓掌，对警察们说着玩笑话，向他们喝彩……可孩子们没有看到我所见的。

我告诉莎拉我是最后一个走出3Gc教室的。她后来给自己来了一瓶里奥哈葡萄酒——这是她唯一能给自己开的良方。她急匆匆地赶回家见我，拥我入怀，将额头抵在我的肩上。我告诉她孩子们都安全了，告诉她当安妮·林肯和本·鲍威尔跑去安伯太太的办公室求援时我正和孩子们在一起。那时候兰吉特已经拨通了报警电话，或许还把这事放上了博客。

我在那房间里只比别人多待了一两秒种，想要回味这一切是不是真的，他是否真的会做他意图做的，而我是否曾不小心引起他的警觉。

就在这时他又开始大笑，再度拿起了武器。

我从未感觉如此孤独过，从未有过这样清晰的了解，了解我的是、我的非，以及什么是我想要的。

又一发子弹从我的眼前掠过，从墙上弹开，飞速地弹到天窗又落到地板上。

而这个，就是灾难开始的时候。

001	✚ Chapter 1	她让我更糟
016	✚ Chapter 2	一些活儿最好别说出口
035	✚ Chapter 3	那个女孩来过又离开
046	✚ Chapter 4	伦敦、幸运和爱情
068	✚ Chapter 5	我目光所及之处
078	✚ Chapter 6	天空要落下来
089	✚ Chapter 7	改变来临
099	✚ Chapter 8	逃跑的车
120	✚ Chapter 9	下一步
132	✚ Chapter 10	她真美
151	✚ Chapter 11	懒惰之人
169	✚ Chapter 12	别留下我和她独处
183	✚ Chapter 13	谁说世界是公平的？

- 202 ♣ Chapter 14 东南城之窗
- 216 ♣ Chapter 15 身怀使命的男人
- 233 ♣ Chapter 16 晚安&早安
- 253 ♣ Chapter 17 那正是伤人的地方
- 270 ♣ Chapter 18 我是支雪茄，你把我点燃
- 294 ♣ Chapter 19 紧张时刻
- 302 ♣ Chapter 20 寒冷、黑暗和昨天
- 322 ♣ Chapter 21 一个人前进
- 337 ♣ Chapter 22 成人教育
- 351 ♣ Chapter 23 做你想做的事，做你想做的人
- 359 ♣ Chapter 24 孩子们去往我送他们去的地方
- 370 ♣ Chapter 25 主意有时会改变
- 381 ♣ Chapter 26 让你留下
- 387 ♣ Chapter 27 前进到一半

Chapter 1

她让我更糟



不知道我们该不该以一段背景介绍为开端。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读这些文字的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也不论身在何地。你就是你，我们很快就会成为朋友，你可别怀疑这一点。

那么我呢？

我是杰森·普利斯特里。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天哪！你是那个1969年生于加拿大、在大热美剧《飞跃比弗利》中成功扮演了布兰顿·沃尔什的杰森·普利斯特里？”

对于这个聪明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不是，我不是他。我是另一个杰森。我今年32岁，住在苏格兰路一家游戏商店的楼上。这家游戏商店位于波兰通讯社和一家众人以为是妓院（但实际上它并不

是)的建筑中间。这个杰森·普利斯特里放弃了一所声名狼藉的北伦敦学校副主管的职位，在他的女朋友离开他后开始追寻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梦。可他所做的只是浪迹于廉价餐厅，观看一些二流电影，这样他就可以在免费报纸上对这些写写评论。就是那些人们在地铁站派发的免费报纸，你或许会拿，但从真正去看。

没错。是这个杰森·普利斯特里。

我还是个有麻烦的杰森·普利斯特里。

你瞧，在我的前面，就在那儿。我眼前的桌子上有一只塑料盒，一只我曾经认为可以改变人生的小盒子。我想它至少能让我的人生有所不同。

而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

我不知道这塑料盒里有什么，也不晓得自己是否终会知道。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可以弄明白，我可以将盒子打开，悄悄看看，也就能知道这里面是否有一点儿……希望。

可如果我真这样做了，证明这里头真的有希望，但有的只是这些呢？只是一点虚无的、最终会化为乌有的希望？

关于希望，有一点是我所讨厌、让我鄙视的。而人们似乎不会承认这一点，即从天而降的希望是最有可能化为泡影的。

可是我的心中已然生出了希望。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希望是不请自来、意料之外的。它就在那儿。我希望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什么都不是。除了她向我投来的一瞥之外什么都不是。但正是那惊鸿一瞥……让我感觉到了什么。

故事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夏洛特街的街角。

那大概是六点钟，一个女孩。没错，我们都知道故事中会有个女孩，一定会有，因为所有故事里都有女孩。那个女孩拎着一大堆行李，艰难地打开黑色出租车的车门。她披着一件蓝色的大衣，穿着漂亮的鞋，拎着一款白色的包，是一种我没见过的牌子。她带着几只盒子，我没看错的

话，一只仙人球甚至从一只盒子里露了出来。

我准备就这样从她身边走过，因为在伦敦人们就是这样干的。说实话……我也差不多那样做了。可这时候她的仙人球几乎要掉下来，其他的行李又开始往下落，她不得不弯下腰把行李向上提。那一刻我觉得她是如此甜美、弱小又无助。

接着她爆出了几句脏话，我不会把这些话告诉你，以防你的奶奶翻到这一页。

我不再微笑，看着司机。他只是在车内听着体育新闻抽着烟，其他的什么也不做。正如我之前说的，这儿是伦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我还是上前询问能否帮得上忙。

她对我嫣然一笑。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微笑，它仿佛让我充满了自信和男子气概，让我感觉自己像个知道该买哪种钉子的手艺人。我帮她提着行李和袋子。她对我说：“谢谢，您可真好。”就是那一刻，那转瞬即逝的一瞥……让我有了某种感觉，我感觉人生有了新的开始。出租车司机在寒冷的夜里有些不耐烦，我想可能是我们太“英国”了，因此没有说别的话……只是一句“谢谢”，还有一个微笑。

她关上了车门，我看着出租车驶离，车尾灯消失在城市的光影里。我的希望也好像被拖在车尾，落在马路上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

就在这美妙的时刻看似要结束时，我低了低头。

还有些东西在我的手上。

是一只小塑料盒。

我读着盒子上的字：

35毫米一次性相机

我对着出租车大喊，把相机高高举起，想让她知道自己丢了东西。

一瞬间我的心中闪过了许多画面：或许在她回来的时候，我可以请她喝杯咖啡。然后她告诉我自己所需的其实并非咖啡而是一大杯酒。我对她的提议表示赞同，然后我们要了一瓶酒，因为要一瓶能让我看上去经济状况更佳。接着我们都认为不应该空腹饮酒，又一起吃了些东西。后来我们辞去了各自的工作，买了艘小船，一起在乡下制作奶酪。

可这些都没能发生。

汽车轮胎没有发出尖锐的急刹车声，齿轮没有暂停下来，没有倒车灯，也没有穿着蓝色外套微笑着跑回来的女孩。

只有另一辆出租车停下，好让一个胖男人从自动提款机处过来。

现在明白我说的希望是什么了吧？

◇

“在我们开始游戏之前，”戴夫举起卡盘，手指在上面轻轻敲打着，“让我们先聊聊它的名字，‘兽王记’。”

我一脸迷茫地盯着戴夫。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认识他的这些年里，除了面露茫然的我，他也没见过我其他的样子。他或许还认为我从上大学开始就是这副模样呢。

“它让人想到的不仅是神秘感，同时还有隐藏事件，就像是罗马文化和希腊神话的结合。”

我转身看着帕维尔，他似乎有点儿受伤。

“关于音效还有些有趣的事儿……”戴夫说着按下了钥匙圈上的一个按钮，钥匙圈发出了一阵轻微而扭曲的噪音，说的好像是“从坟墓中复活吧”。

我举起手。

“是的，杰，你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你的钥匙圈会发出这种声音？”

戴夫轻叹了一口气，卖弄了一下他的钥匙圈。

“哦，抱歉杰森，我正要告诉帕维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嘉元祖游戏的早期发展呢。很抱歉话题没能涉及你感兴趣的霍尔与奥兹二重唱，但它并不是帕维尔来此的原因，不是吗？”

帕维尔听了他的话只是默默微笑。

帕维尔在进这家店后总是会微笑。大多数时候他来店里是为了讨回戴夫欠他的餐前点心钱。有时当他漫无目的地乱晃时我会在一旁观察他。他有时会走到“古老”退色的索尼克大冒险或环球世界大赛车海报前，收集起破旧的购物车和零散的旧杂志复印件，回顾那些绝迹已久的游戏和现在看来画面糟糕得像是出自孩童之手的射击游戏。戴夫某天借给了他一部SMS游戏机和忍者游戏。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没多少人能拥有SMS，更别说忍者游戏了。我们不算借微软游戏机给帕维尔，因为按戴夫的话来说，这东西会引爆他的眼球。

“无论如何，”戴夫说，“说到这家店的名字——‘通电’，它来源于……”

我突然意识到戴夫的真正意图，他希望把帕维尔烦走。他主宰着谈话，像那些满脑子都是无用知识的人一样，想把帕维尔欺负走。他们总会甩出一些话，比如：“哦，你难道不知道吗？”或是“相信你一定知道……”说这些话是为了自我保护和挫败“敌人”，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他身上可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午餐费。

“帕维尔，他究竟欠了你多少钱？”我说着，在口袋里摸出了一张五英镑。

戴夫向我投来一个微笑。

我爱伦敦。

我爱她的一切。爱她的宫殿、博物馆和美术馆，也爱她的污秽、潮湿和臭气。好吧，或许我的意思并不是“爱”，但我不介意，不再介意了，

我早已习惯。一旦你习惯了一项事物，也就不会再介意了。不介意你在自家门上看到的涂鸦，尽管你上个月才刚刚油漆过大门；不介意先捡开地上的鸡骨头和空瓶子，然后才开始在泥泞、潮湿的草地上野餐；不介意一成不变的快餐店——从爱尔兰快餐到比萨再到炸鸡。这些店都挤在同一条商业街上，尽管它们每周换上三个新名字，也没能让一切有所不同。一旦习惯了，它们的庸俗就没那么碍眼，它们的顽固守旧也显得有些新意。这就是我每日所见的伦敦。我是说，旅客们会游览多尔切斯特。他们会参观哈罗德百货、卡那比大街，看那些身着皮草的人。人们很少会关注麦尔安德街上兴高采烈的购物者，或愿意去单调无趣的贝克汉姆迪厅。游客们朝着伯明翰宫进发，观看宫殿上方随风飘动的红白蓝米字旗，而我们的红白蓝只是天都里印度餐厅的红豆泥、纯红乐队和白色闪电摇滚团的演出以及“蓝色乐团”的丹佛。

可我们同样应该为这些感到骄傲。

至少，应该习惯这一切。

如今你或许能在苏格兰街找到一些波兰风，就像能在斯托克威尔看到葡萄牙风，在哈灵盖区体验土耳其风情一样。自从这些商店落户后，戴夫总爱在午餐时间探索某种新的文化。就好像在大学的时候，他在莱特斯最好的一家夜店遇见了一个玻利维亚女孩。石破天惊的爱情似乎降临了。我选了英文课，大概学了一个月。戴夫则为此学了一两个月玻利维亚人说的西班牙语。他每天晚上接通网络，甘愿花上十分钟等一个网页加载，把这些打印下来，然后记录下一些西班牙语，指望哪天能再度与她偶遇。可是她再也没有出现。

“命运！”他说，“啊哈，这就是命运。”

现在他所迷恋的是波兰情调。他狂吃斯礼金斯卡奶酪，并宣称这是他尝过的最美味的奶酪。他全然不顾这奶酪是经过再加工后被装在小塑料袋里的，也忽略了它的味道和绿草乳业的奶酪相差无几的事实。他买了很



多波兰食物和更多的奶酪。一次他还买来了甜菜根，可是没有吃。还有，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会想方设法让碰巧还在店里的几个顾客注意到他手上的波兰玩意儿。如果他表现得足够明显，引发了人们提问，他会说：“哦，波兰人真聪明，你难道没有过这些东西吗？”然后为此沾沾自喜。

可是他做这些并不是为了卖弄，真不是。他有一副好心肠，我想他大概觉得自己见闻广博且备受欢迎。他可是我见到过的最懒散的观光客。据我所知没有人只是简单地坐在那儿玩电子游戏，然后等着那些异域风情来找自己，可他是。他渴望游览世界，但是更愿意透过自己商店的窗户浏览。

来自各地的人们都会在这家商店停留。人们来此重拾青春，完善藏品或是找到某个自己曾经拿手的游戏。店里当然也有新游戏，可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店铺得以盈利。它们并不是人们来此的原因。当人们走进这家店的时候，他们有时能得到店里的商品目录，那之后戴夫提到内田诚^①只是时间问题了。而这些足以建立起戴夫的优越感并将其他人吓倒，让他们花上两英镑买一份“僵尸大进攻”或“松鼠大冒险”的拷贝。

他几乎不卖什么东西，但不差钱。他的父亲在红砖街开着几家小餐馆，并负责支付日常开支，这或多或少让戴夫没了后顾之忧。戴夫对我一直很友善，我最好不要对他横加议论。在失去了公寓和女友后，我得到了一个新室友。事实上我几乎无须支付房租，只要帮戴夫顶几个午班就好。

谈到这个……

“好的，这儿有绿牛和泽维克两种波兰酒，随便挑！”戴夫举起酒瓶。我可不确定自己是否认识这两个名字，因此选了字母更少的那种。

“我想我已经有些驳兰味儿了。”他把“波”字念成了“驳”，引得自己笑了起来。戴夫知道这个词应该念做“波”，他之前问过帕维尔，但

① 日本电玩制作人。

他更愿意把它读成“驳”，这样就有了发笑的理由。

“我要绿牛就好。”这个单词是我从没成功念出过的。他起开盖子把酒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戴夫身后镜子里自己的影像。

我看上去十分疲倦。

有时候我看着自己会想：“就这样了吗？”然后回答：“是的，就是这样。这大概是你最好的样子了。明天你看上去会更糟糕些，日复一日，直到永远。你绝对有必要买一些维生素片。”

我留着三十多岁男人的发型。直到最近我都穿得算酷，我穿写有讽刺语的T恤，直到我意识到，真正讽刺的是，那衣服让我看上去没有实际上那么酷。

我太老了，已经没必要再试验新的发型。可要决定哪种发型能留着直到坟墓，我又稍嫌年轻。那种平坦又呆板的发型总是留在某些男人头上。他们穿着过大的衬衫，假期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自助餐厅，成天被郁郁寡欢的孩子们和消极好斗的妻子围绕着。他们在思维单一的公司工作，那里的工作磨灭了他们的激情，就像毁掉他们的发型时一个样儿。

说这些似乎让我显得比那些男人更好，让我的理想显得更有意义。但我我是个随波逐流的男人，总而言之，就和其他人一样。我正处于二十岁到四十岁的尴尬阶段，一个被称作“三十岁男人”的阶段。

我有时会好奇，如果我上了《名利场》杂志，关于我的文字说明会是怎样的呢？或许有一天我也能写出封面报道，让人们刮目相看的。

发型：出自托尼盖的安吉拉之手，只是她的手指总有尼古丁的味道，而且老爱把“问”念成“闻”。

味道：非洲山猫男士香水，价值2.76英镑——来自查令十字街都市店。

手表：瑞士斯沃琪（“这是在日内瓦机场的冲动购买。”他当时一边挑拣着尼科沙拉一边轻笑着承认道，“我们的飞机晚点了三个小时，我还